



乌克兰战争 国际 深度

基辅记者日记

基辅记者日记1：“瘦小、棕发妇女从火车上探出头——她是今天的守护天使”

“这个世界似乎已经被分成了两部分：需要被拯救的人和拯救别人的人。那些要离开的人和那些要留下的人。”



2022年3月5日，波兰城市斯瓦夫库夫（Slawkow），逃离乌克兰的难民在火车总站专车前往全国各地的难民收容中心。摄：Grzegorz Celejewski/Agencja Wyborcza.pl via Reuters/达志影像



基辅记者日记 乌克兰难民 乌克兰战争

【编者按】“基辅记者日记”是端传媒特约记者Oleksii Koval从基辅发出的系列报导。在这个系列中，Oleksii将讲述他在基辅看到、听到、想到的，也会带来他的朋友或其他受访者的故事。系列第一篇来自Oleksii最好的朋友，Tatiana Lisna。战争开始六天之后，Tatiana试图撤离基辅，在背包里放入了死去的猫咪的骨灰。她在离开火车上写下的这篇自述，她说：“加上一个活着的丈夫和一只活着的猫，这就是我移动中的家了。”

点击阅读Oleksii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发回的手记：[《基辅记者手记：他们知道，“与乌克兰同行”只是全世界的陈词滥调》](#)。

这是我在这个我出生、成长、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的最后一个晚上。我躺在走廊的一张床垫上。我无法入睡，甚至不是因为爆炸声——在这六天里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雷鸣般的声音，就像习惯了因空袭而无法去厨房的那些时间里，只能喝自来水和吃麦片一样。

我是因为思绪万千而无法入睡。当我再回到这里时，父母建造的房子可能会变成焦土上的碎石。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和亲戚了，他们不愿意或是不能离开祖国的领土。他们当中有我的父亲、我的表哥、我的男性朋友和同事。乌克兰宣布了全面动员，禁止18岁至60岁的男人离开。

大多数男人不想离开，尽管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生计，只能靠储蓄生活。他们明白，现在他们正在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：帮助疏散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，为那些不能离开家的人提供食物。当然，他们还参加了领土防卫部队。





2022年3月4日，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大批市民到火车站尝试登上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火车。摄：Emilio Morenatti/AP/达志影像

在决定尝试撤离到乌克兰西部之前，我们犹豫了很久。起初，我们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（就像普京想的一样，多么讽刺）。一天内，也许是两天，最多是三天，俄罗斯军队会在南部的克里米亚附近，或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附近夺取另一块土地。我们觉得，在此之后，乌克兰4000万平民的麻烦就会结束，只剩下两支军队在一个地区的对抗——那里居民似乎才是会最不幸的。但是，当俄罗斯军队从摧毁战略目标转向对居民区进行火箭弹袭击时，我们意识到，情况只会变得更糟。

我的一些家人早在2月20日就乘车逃离了国家，当时，我们拒绝相信真的会有战争。他们很幸运，只是连续开了一天的车，又在波兰边境排了一天的队伍就离开了。现在已经不可能像这样逃跑了：加油站没有汽油，来自基辅的道路被炮击。如果你非常幸运，你可以坐上志愿者的巴士，但机会很低，因为他们首先要带走带小孩的母亲。我们决定尝试最受欢迎和最可靠的方式：乌克兰铁路公司的疏散列车。

关于如何疏散的信息非常少。人们认为这是危险和敏感的信息，可能对敌人有利。在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上，已经发现了几个用于瞄准导弹的标记。俄国破坏者并不在乎妇女和儿童的生命，他们的目的是破坏铁路通讯，使军队无法运送燃料和弹药。幸运的是，破坏计划没有成功；如今，数十万人的生命归功于乌克兰铁路（Ukrzaliznytsia）的员工：机械师、线路工和车站员工，他们分三班工作，工作量巨大。

我们住在离中央车站半小时步行路程的地方，这也几乎是唯一可以坐上火车的地方。它位于基辅的右岸，在有着古老历史的老城区。左岸是居民区的聚集地，人口超过100万，但只有一个小火车站，从那里，只有当地的电动火车定期运行。通常情况下，人们使用地铁前往右岸。现在，地铁作为防空洞工作，没有正式的火车交通。横跨第聂伯河的四座桥中有两座是关闭的，你可以花1500格里夫尼亚（50美元，约为普通居民月工资的10%，或平均月退休金的30%）乘坐出租车。

在车站也很难得到关于撤离的可靠信息：有人说，他们先让有票的人进来，有人说，车票不再重要，你只需要争取一个位置。我不断更新UZ的网页，设法买到了两张去利沃夫的火车票，一张今天出发，另一张明天出发。我和丈夫准备了一个行李箱，带着我们的猫，在出发前三个小时来到车站。

小雪纷飞，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车站周围。我仔细听着：一个50多岁的女人正试图说服一个被军队拒绝的17岁男孩为他的父母着想，而他却固执地告诉她，“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军”。在附近，一个声音中带着绝望的年轻女孩在电话中恳求她的母亲允许她撤离，而老太太没有同意。一群面目狰狞的男人正在分享香烟，讨论将妇女和儿童送上火车的最佳方法。这个世界似乎已经被分成了两部分：需要被拯救的人和拯救别人的人。那些要离开的人和那些要留下的人。





2022年3月3日，乌克兰首都基辅，40岁爸爸Stanislav与登上火车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的48岁妻子Anna和2岁儿子David道别。摄：Emilio Morenatti/AP/达志影像

我们错过了第一班火车。当我们提着行李箱穿过人群下楼时，已经没有座位了，售票员已经关闭了车厢。外面的人在大喊“我有票了！”车站的员工，一个40多岁、拿着机关枪的疲惫的白发男人回答说，“什么票，你在说什么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！”下一列火车提前宣布，但渴望上车的人更多。三分之二的人是妇女和各年龄段的儿童，我看到许多脆弱的老妇人，她们没有人陪伴。车门打开了，孩子们被递了进去，妇女们歇斯底里地尖叫着，现在，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多。

这个世界似乎已经被分成了两部分：需要被拯救的人和拯救别人的人。那些要离开的人和那些要留下的人。

一个女孩晕倒了，我透过窗户看到，大约有十个人被塞进了一个只能容纳四个人的车厢。根据时间表，这列火车将在6小时内到达利沃夫，但传言说，现在所有火车的速度都不超过每小时60公里，这使得旅行时间增加了一倍。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坐在车厢附近，大声哭泣，6个巨大的行李箱躺在她身边。列车员拒绝让那些有大包小包的人优先上车，因为每一个包都意味着有一个人因为这个行李箱而没有逃出来。而当所有携带小件物品的人都装进去后，即使在过道上也没有更多空间了。

时间快到晚上7点了，宵禁马上就要到了。我们吸取了教训，我们得先回家。至少，我们住在水泥高楼里，这里有电、有水、有食物，最近的战略目标在2公里以外，这些条件比许多其他基辅人的条件要好。

在家里，我把行李箱放在角落里，与漂亮衣服说再见，我开始收拾一个小挎包。一个装文件的文件夹，一大包各种场合可能用到的药品，一件保暖外套，保暖内衣，一件T恤，一件内裤，两双袜子。两升水，两罐鱼，一根蛋白棒，一袋坚果。这些应该足够在旅途中使用。我丈夫也有同样的行李，外加笔记本电脑、电源箱和猫的尿

布。

我把我的化妆包放在一边，但决定带上装有我四年前去世的爱猫的骨灰盒。所有这些，加上一个活着的丈夫和一只活着的猫，现在就是我的移动中的家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提前出发，站在车站和铁轨之间的玻璃通道里，等了将近两个小时。前一天晚上，几千人从这里被疏散到防空洞，当时，车站附近发生了枪战，俄国人试图攻击基础设施部的办公室。如果哪怕有一块炮弹碎片飞到这里，玻璃幕墙就会坍塌，并使数百人受伤，所以现在铁路工人正在寻找志愿者作为工业攀登者在高处工作，用胶带封住所有的窗户。

几乎与我们的火车同时，车站宣布了一辆前往华沙的火车，它将越过边境直达波兰。事实证明，有一大半的人都对它抱有希望。一阵呼喊声响起，许多人带着孩子冲向将候车区和站台分开的窄门。人群简直是要在拆毁那些挡在他们面前的人。“住手！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住手！这里有残疾人，会受伤！这里有残疾人，你们会践踏他们的，你们在做什么，做人吧！”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。



2022年3月4日，乌克兰，一名母亲和女儿从哈尔科夫坐火车抵达西部城市利沃夫，到步后二人拥抱哭泣。摄：Kai Pfaffenbach/Reuters/达志影像

我想起了一本在逃难人群中的生存手册，这是我多年前作为记者前往抗议活动极多的匈牙利之前读到的。

你需要逃离那些奔跑的人群前进的方向，在墙边找一个壁龛一样的地方，躲在里面，但不要完全挤进去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如果移动中的身体的惯性给你带来了压力，要给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。

“住手！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住手！这里有残疾人，会受伤！这里有残疾人，你们会践踏他们的，你们在做什么，做人吧！”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叫着。

当人群散去时，我们的火车已经有时间打开车门了。我们拿着票走近我们的车厢，列车长很坚定：带着小孩的妇女先走。在他们的妻子之后，丈夫们扔下行李箱。没有充满泪水的告别，只有阴沉地专注的目标——上火车。也许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，再也见不到他们的父亲了，但那是以后的事了。

火车里已经几乎坐满了人，这时一个年轻的吉普赛妇女跑过来，开始大叫，说她有6个孩子，他们都马上就到。我们明白，我们的机会微乎其微了，于是我们沿着火车走了一圈。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敲打紧闭的车门，一开始她乞求，让我进去，然后她说她是铁路的雇员，他们有义务接受她，然后她开始威胁，然后再次乞求……

在最后一节车厢里，一位看起来50多岁的瘦小、棕发妇女从火车上探出头来，这是乌克兰西部常见的女性表征。这是我们的守护天使今天的模样。她问道：“你们能不能去到车厢之间的连接处？”我们互相看了看，回答说，可以！

车厢连接处很冷，充满了香烟的味道，一个穿着软垫夹克的人带着一只巨大的狗现在正站在这里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当我和母亲从基辅到克里米亚的祖母那里旅行时，我很害怕马车联接的轰鸣声。突然间，列车长推开了下一节车厢的门。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——一个面积约为1平方米的走廊，垃圾桶和厕所的门都在那里，却还没有人占用。我们立即把背包扔到灭火器下面，我在垃圾桶上坐下，把猫放在我旁边。

这里很暖和，现在我们可以轮流坐着，甚至还有一个可以使用的马桶、也可以坐着！我之前听说了四个人想办法去上厕所的事情，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这么奢侈。8个小时应该很快就过去了，为了不伤腿，我喝了一些麻醉药。

8个小时变成了13个小时，带着狗的一个男人坐在一个旧的苏联毯子上。像搬运工一样负责打开厕所门，我们和他们以及其他乘客交上了朋友：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男孩的母亲、一个幽默但膀胱很小的祖父、猫咪“Bubble”和哈巴狗“Sawyer”、一些吉普赛人和利沃夫居民、抽烟的青少年和一个穿着睡衣的悲伤的老妇人。

早上，当我们越过利沃夫地区的边界时，窗外的地面覆盖着一层雪，新鲜、薄而脆弱，就像我们的新生活。